

也斯 四方田犬彥

# 守望香港

香港——東京往復書簡

OXFORD

也斯  
四方田犬彥

守望香港  
香港—東京往復書簡

韓燕麗譯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 a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t furthers the University's objective of excellence i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education by publishing worldwide. Oxford i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 the UK and in certain other countries

Published in Hong Kong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18th Floor, Warwick House East,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2013

The moral rights of the author have been asserted

This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3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or as expressly permitted by law, by licence, or under terms agreed with the appropriate reprographics rights organization.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above should be sent to the Rights Depart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at the address above

You must not circulate this work in any other form  
and you must impose this same condition on any acquirer

守望香港  
香港—東京往復書簡  
也斯 四方田犬彥  
韓燕麗譯

ISBN: 978-0-19-399889-6

1 3 5 7 9 10 8 6 4 2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份若未經版權持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 前言

四方田犬彦

也斯是一個很懷舊的人。憑着直覺我知道，他是一位像瓦爾特·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一樣的批評家。本雅明苦思於歷史與懷舊之間，也斯也有着同樣的苦惱。也斯的行動如同一個講究美食及生活享受的人 (bon vivant) 一般輕快明朗，但心底卻隱藏着沉重的愁緒。

也斯和我，二〇〇〇年在東京相識之後，多次談起能否對橫互於彼此生活空間中的市井文化進行深入的比較研究。最終我們決定以往返書信的方式來實現這一構想。我們希望通過對東京和香港的庶民生活、大眾文化以及影像等多個方面進行比較，來思考西方現代化在亞洲這兩個大都會中如何被接受、被本地化，民族多元化和國族主義、殖民地歷史又分別在兩個城市中得

以怎樣的體現，等等問題。我們最初的構想大致如此。不過，在歷時數年的執筆過程中，也斯和我在落筆之時都難免夾雜了諸多的個人感慨。

二〇〇三年，為了更深入地了解彼此居住的都市，也斯和我開始互訪。二月也斯來東京，我帶他去了月島和佃島、新宿的歌舞伎町、新宿二丁目、新大久保的韓國人居住區等地方。我們一起踏遍東京，細緻入微地觀察了這個大都會。也斯一直沒有停止過將相機的鏡頭對向東京的各處街角，他還寫了一首詩將我名字的漢字隱藏其中。而我，三月裏去了香港。當時不巧SARS病毒肆虐，加上張國榮的逝去，整個香港瀰漫着苦重的空氣。我由也斯帶領着探訪了香港仔的小島、旺角剛建成的新潮大廈、北角的新移民聚居區和國境線那邊的中國經濟特區。我們還多次去過位於西灣河的香港電影資料館，在那裏對許多香港的老電影進行了調查。也斯帶我去品嚐了各種不同檔次的香港美食，他還曾特意帶我去北角飲茶，對他來說，北角是他父母南來香港最初居住的、具有特殊意義的地方。聽也斯傾談各種美食的歷史變遷，傾談他少年時代的回憶，我深深理解到香港這處地方，有着比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或者埃及的亞歷山大港更為豐富多層的文化土壤。

我們之間一共交換了十二封書信，這些書信二〇〇八年由東京的岩波出版社結集出版。作為補遺，我還將也斯有關食物的十三首詩翻譯成日文，加在書的卷末。岩波出版社是主要出版學術性書籍極為傳統的出版社，這還是他們首次出版香港學者的作品。

自那以後，五年的歲月飛逝而去。應該慶賀這次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決定以中文出版本書。也斯的這些遺作，對於都會，對於食物和離散，對於小島所具有的獨特的地理政治，對於狂熱國族主義的愚昧，都有着洋洋灑灑、極為精準的論述。

也斯於二〇一三年一月辭世。他生前未能看到這本書的出版，實在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情。但我們還是不要再過多地嘆息吧。羅馬帝王馬爾庫斯·奧列里烏斯 (Marcus Aurelius) 曾說過，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粒橄欖果，我們終將在熟透之後，一邊讚譽生我養我的土地一邊悄然落下，臨赴死後的世界。在此意義上，也斯的一生是理想的人生。他一生不斷地用自己的話語讚美香港，並為這片土地帶來了文學的榮光。

站在尖沙嘴的碼頭上，眺望海浪那邊的香港島。

那是一個黃昏。可以看到輪船在暖風中緩緩行進。

林立的高樓。鐘塔。輪渡碼頭。路邊擺賣的雜誌和報紙。一邊愉快地交談一邊結群走向二等船艙的菲律賓女傭們。搜羅完英文書的白人遊客。電影的廣告招牌。兜售假冒名牌手錶的年輕人。不知從何處飄來的蝦醬的氣味。

從我第一次去香港參加電影節時起，二十多年過去了。最初的十年，香港是英女王陛下的殖民地，之後的十年，則是共產黨政權統治下的特別行政區。這些年來，香港的甚麼變了，甚麼未變呢？且讓我屈指計來。

消失的東西。

伊麗莎白女王頭像的普通郵票。街中人們反應快速的英語能力。圍繞回歸的歇斯底里和不安情緒。張國榮。飲茶時推來小車的年長女性。文化中心裏的書店。九龍城寨。書店有效率的對應。旺角的雀仔街。位於市中的機

場。緊擦住宅電視天線起飛降落的飛機。虎豹花園。胡金銓導演。半島酒店前的人行橫道線。參加香港電影節的眾多日本人。林青霞主演的電影。

尚留存的東西。

龜靈膏。雙層巴士。冒牌手錶。港島電車。北角的粵劇劇場。重慶大廈的印度人。密密麻麻的招牌。XO醬。假日擠滿公園的菲傭。輪渡。天后的黑色神像。人群。

新登場的東西。

從大陸大舉來到的遊客。從油麻地到旺角西側的填海造地。林立的高層居住樓。簡體字的招牌。太空館的天象廳。香港歷史博物館。貼着帶照片菜單的廉價小店。日本的蓋澆飯。旺角的朗豪坊。九龍城寨紀念公園。位於郊外的巨大機場和通往市內的機場快線。早年上海電影的DVD。

一九九七年回歸以來，香港正經歷着從所未有的巨大變化。殖民體制的

終結，大量湧來的外來移民和勞工，使香港的民族多元化更為加速。同樣，東京也在進入九十年代以後，民族多元化特徵變得愈加顯著，大眾消費以及都市空間中，呈現出極其複雜的懷舊情緒與觀光文化。

香港與東京，這兩個東亞的大都會，在十九至二十世紀期間經歷了完全不同的發展歷史，兩者都向彼此投射着充滿異國情調的夢想。在迎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這兩個古老而又年輕的城市都還走在發展和變化的路途上。遺憾的是，雖然分別有論著概說這兩個大都會的歷史與文化，但從生活空間和表象文化的歷史等細節來對照分析兩者的批評話語，至今仍未出現。

本書得以在香港出版，首先要感謝韓燕麗女士。韓女士主要研究海外華人製作的電影與身份認同的課題，感謝她在繁忙的調查研究生生活中，歷時數年一直堅持幫助我們進行翻譯工作。另外，還要特此感謝幫助聯繫牛津大學出版社的黃愛玲女士。

行筆至此，我還是不禁黯然嘆息。多少歲月已經悄然流逝！李賀曾吟道「飛光飛光，勸爾一杯酒」，但此刻，即使我舉起酒盅，光陰已然在須臾間

溜走，我手邊只留下黑暗。那些我初踏香港土地的日子，那些和也斯交杯換盞的日子，都已成为遙遠的過去。此刻，我只願這本書，能在也斯諸多的著作中佔一個小小的角落，作為他墓碑上的一行，成為我們永久的記憶。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日 於橫濱

# 目錄

61	45	27	13	1	vii
書簡五	書簡四	書簡三	書簡二	書簡一	前言
四方田給也斯 小島與渡船	也斯給四方田 香港的食物	四方田給也斯 母語和食物	也斯給四方田 不斷變化的日本印象	女王陛下和李小龍	四方田犬彥

223	197	177	155	137	119	99	85
譯後記	書簡十二	書簡十一	書簡十	書簡九	書簡八	書簡七	書簡六
	在國寶與保育抗爭之間	對皇帝和國家的抗拒	夕陽和詩歌之外	也斯給四方田	龐德計劃	四方田給也斯	也斯給四方田
					亞洲的反思	旺角和新宿的比較	鬧市再開發
					也斯給四方田		

## 女王陛下和李小龍

親愛的也斯：

當我還是個小學生的時候，我對香港的籠統印象是由三幅影像所組成的：女王陛下、霓虹燈輝耀的夜景，以及從高崗上俯瞰的美麗大海。現在，坐在這裏開始給你寫這封長信之際，我想應該首先和你講講這三幅影像的起源。

關於香港我所獲得的最初的影像是伊麗莎白女王的。那是幾張顏色不同的郵票，貼在父親從海外寄回家的航空信件的信封上。我現在還保存着它們。我記得，這幾張郵票和泰國、印尼、中華民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郵票一起，是我這個小小集郵家的「看家寶」。七歲的我全然不知郵票上的女士是英國人，也完全不知道當時的香港是由這位女士所統治的。不過，與同

樣是中華世界的中華民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郵票相比，香港郵票給了我完全迥異的印象。臺灣郵票好像是日本大藏省（譯注：相當於財政局）的印刷局印製的，凹版印刷的配色和日本郵票很相似。中國郵票上畫着金魚啦、牡丹啦、或者名勝古跡，總之圖案挺花哨。唯一和香港郵票類似的是新加坡郵票，兩者都畫着女王陛下下的肖像。

我父親生前是服務於某汽車公司出口科的薪水階層。在京都大學讀書時經受了馬克思主義洗禮的父親，用列寧好友的文學家高爾基的名字，給在斯大林去世前後出生的我起了個「Gorky」的名字（譯注：作者本名四方田剛己的日文發音為Gorki）。這樣的熱血青年同時又作為戰後日本經濟復興的馬前卒，做了資本主義法則的殉道士。從一九五〇年代後半到一九六〇年代期間，父親奉公司之命，幾乎踏遍了整個東南亞，將所有的熱誠都傾注於推銷一種名為「midger」的自動三輪汽車的銷售上。開始是過着半年駐曼谷、半年回大阪總公司的日子，後來是新加坡、馬尼拉、臺北、香港、雅加達……。一九六五年日本和韓國一建交，立刻又奔赴漢城宣傳和銷售日本車。儘管當時日本還未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交，但好像北京也是頻繁往返的地方。

Midger 車型雖然小，但後面可以裝貨物，即使在混亂擁擠的街市上也可以靈活轉向。這種車當時與半導體收音機並列，是日本象徵性的出口商品。當然現在已經完全落伍了。別說日本，連在亞洲其他區域也已經完全不見了蹤影。一九八〇年代以後，我開始頻繁去東南亞旅行。一次，在馬尼拉的鬧市區，居然發現了一部已經破舊不堪但仍在使用着的 midger，不禁感慨了一番。

對了，前一段時間去香港，你領我去你自小長大的北角，行至七姐妹道時，偶然注意到一塊招牌上大大的英文字寫着「Daihatsu」，旁邊是中文「大發汽車服務部」。立時就看出那是我父親曾經服務過的汽車公司的香港營業所。雖然無從知道這裏是否從一九五〇年代以來就一直是日本汽車公司的分店，但如果真是這樣，也就是說，當你還是小學生的時候，我父親曾經在同一個街角徘徊過。我覺得這個偶合很有意思！下次有機會，我打算確認一下手頭的伊麗莎白女王像的郵票，看看上面的郵戳是哪個郵政局的。說不定就是現在已成為灣仔環境資源中心的舊灣仔郵政局的郵戳呢。這樣的胡思亂想，對我來說是非常愉快的事情。

我對香港的最初印象都是由父親帶給我的。每隔幾個月，他輾轉換乘飛機回到大阪家裏的情景，到現在我還清楚的記得。和蘇格蘭威士忌一起從旅行包裹接二連三掏出來的，有新加坡的小鳥玩具、中文的圖畫書、小小的鱷魚標本、還有穿着金黃華麗衣裳的泰國玩偶。這些變魔術似地出現的禮物，深深吸引了還是小孩子的我。這些禮物裏就有香港的明信片，因為大人告訴我這就是香港，所以我記得很清楚。父親一邊得意洋洋的跟我解釋說這就是所謂「百萬黃金夜景」，一邊把明信片給了我。

現在回想起來，明信片上的大約是在灣仔附近拍攝的繁華鬧市區的燈光夜景。這張香港夜景的明信片和曼谷的黃金寺院、婆羅浮屠（Borobudur）的佛教遺跡的明信片一樣，對於七歲的我來說，都屬於應該被收藏在抽屜最深處的、帶有獨特靈氣的影像。今天，作為評論家的我所具有的這一點點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氣質，皆是由這縈繞於南亞的異國情緒為出發點的。這讓我覺得很幸運。伊麗莎白女王的肖像以及豪華的霓虹夜景是我對香港的最初的印象。

一九五〇年代末，日本人還不能自由去外國觀光旅遊。當時一美金可以

兌換三六〇日圓，並且日圓兌換外幣受到嚴格的限制。其實，稍早以前日本人還過着極其貧困的生活，集攢微薄的月薪，好不容易才能買到電視機或者洗衣機。平民們想的是如何盡快攢錢買電視機，趕上看皇太子（現在的天皇）結婚典禮的電視轉播。那時候，正是日本自二戰戰敗後，作為主權國家剛剛從盟軍的統領下恢復獨立不久。對於大多數日本人來說，所謂世界既不是歐洲也不是美國，而是東至有許多日裔人士的夏威夷，西至香港的一片天地。七歲的小孩子之所以會覺得香港的「百萬黃金夜景」如此神秘，是有着這樣的緣由在的。

我所獲得的第三個有關香港的影像是基於看電影的體驗。一九六〇年代初期，香港的國泰和日本的東寶起用尤敏和寶田明做主演，合拍了三部電影。多年後在你主辦的研討會上，我就這些電影發表了看法。不過遺憾的是，我並不記得小學生時代的我是否曾在電影院裏看過這部電影。我看過的是另一部東寶在一九六二年拍攝的 *Crazycars Go to Hong Kong*（譯注：*Crazycars* 是當時日本有名的滑稽樂隊組合）。爵士樂隊出身的喜劇演員們一